

双塔寺「爬塔会」	彭庆东	人有人名,地有地名,庙会也有它的名称。庙会的名称大多冠以寺号或地名,让人一听便知其所在的位置、敬奉的神灵、交易的物品及规模的大小。不过,也有个别的庙会名称是以其独特的情趣来俗称的,太原郝庄双塔寺的“爬塔会”即是如此。
		“爬塔会”是郝庄双塔寺一年一度的传统庙会,日子是农历六月十八。多少年来,这里流传着一句俗话:“六月十八,爬郝庄塔。”这个庙会的名称缘于一个神话的传说。
		相传,太原城西南隅的南海子里,栖息着一条小黄龙,与其相对的城西北隅的黑龙潭里,潜居着一条小乌蛇。初来乍到时,二蛇井水不犯河水,互不侵扰,倒也相安无事。但不知过了几百年后,两个小爬虫竟突然修炼成精,为了争夺湖泊控制权,互不相让,开始了厮杀争斗。于是在每年的六月十八,黄蛇变成黄蛟,乌蛇化作黑蛟,跃出水面,在太原上空比法争斗。两条恶蛟呼风唤雨,狂争恶斗,把个好端端的太原地面搅得昏天黑地,狂风大作,遍地瘟疫,生灵涂炭。
		有一年,观音菩萨驾云从南海到五台山访友。飘经太原上空时,看到双塔寺的两座古塔耸入云端,便按下云头化作一个上香还愿的老者,径直向双塔寺走去。当他推开寺院山门时,但见里面冷冷清清,不见人迹,听不到经声,也看不见香火,便喃喃自语道:“莫非是空弃的寺院?”此时,独守寺院的老和尚闻听有人言语,便出屋相迎。化作老者的观音菩萨问其缘故,老和尚便告知其此地有两条恶蛟作祟,害得人们四处逃难,哪儿还能顾得上烧香拜佛?老者听后,说自己有法力,可以降妖除魔,但需老和尚助其一臂之力。老和尚一听,连忙跪谢。于是老者俯身在老和尚耳边悄悄授与除妖之术。
		眼看六月十八就要到了,太原百姓正在发愁上哪儿躲避这个灾难的日子,忽见大街小巷到处贴了许多无头帖子,上面写着一条偈语:“六月十八,爬郝庄塔;消灾免难,铲除蛟煞。”于是人们纷纷拖儿带女,扶老携幼,投奔双塔寺来。
		六月十八的拂晓,只见黑龙潭里洪波汹涌,一股数丈高的黑浪直冲上天,黑浪里一条独角黑蛟龙张牙舞爪,气势汹汹,直逼南海子;而就在此时,南海子里也陡然涌起一股冲天黄浊,一条独角黄蛟龙乘着浊浪跃入天空,四爪毕露,杀气腾腾,迎头直扑黑蛟龙。两条恶蛟也不答话,立时混战在一起,张开血盆大嘴互相撕咬。
		顿时,太原上空乌云密布,电闪雷鸣,一阵阵腥臭难闻的黑雨和黄雨落了下来,地上飞沙走石,屋倒房塌。正当两蛟恶战之时,就见一老者站立在双塔寺里最高的殿宇“三圣阁”顶上,手指两条恶蛟,大声呵斥:“呔!大胆妖孽,只顾自己争夺胜负,竟不顾太原百姓死活,该当何罪?”二蛟闻声,吓得魂不附体,马上倒卷一阵狂风逃向水里。但见老者顺手拔下两根头发,掷向逃跑的恶蛟。只见两根细发在空中变成两条金光闪闪的粗长绳索,把黑黄二恶蛟紧紧地捆绑住。然后,老者搬起两座双塔,每座下面压了一条恶蛟,让它们永世不得翻身。
		此时,人们才看清这位老者是观音菩萨化身,前来降妖伏魔,太原城里的无头帖就是观音菩萨让老和尚去张贴的,为的是让人们来双塔寺集中避难。自此,太原百姓不再受恶蛟的侵害和瘟疫的折磨。
		此后,每年六月十八,太原城里的人们都要来双塔寺爬塔登高,祈福消灾,成了当地的一个习俗,演化为后来一年一度的庙会,一直流传至今。这便是双塔寺“爬塔会”庙会的由来。
		传说归传说,名称归名称。与一般的庙会有所不同,“爬塔会”除了上香敬神、买卖交易及唱戏娱乐外,还有三大情趣:爬塔远眺,一览古城风貌,凌霄如云的双塔是赏心悦目的登高胜地;品茗赋诗,分享诗章风采,古寺内的明代牡丹是历代文人的灵感之源;而对于莘莘学子来说,爬塔最实在的意义就是祈求功名,企盼金榜题名,据说,双塔之一文峰塔的修建初衷即是振兴本地文脉、褒俗多出人才。这些大概也是“爬塔会”流传至今不衰的魅力所在吧。

晋商石家重家风	杨 漾	位于阳泉市境内桃河与南川河交汇处的乱流村,是国家级传统村落和历史文化名村。这里不仅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开河寺石窟,而且地处古驿道,商业文化底蕴也非常厚重,仅晋商院落就至少保存有七八座之多。其中有座号称“七十二道门”的天合恒大院,其宅宅探头屋檐下两根石柱上镌刻珍藏着一副鲜为人知的楹联,联曰:
		斗室安居未及积金先积德,布衣随分虽无恒产有恒心。这副楹联彰显了宅主人在艰苦创业和振兴家业中所凝聚的宝贵精神财富“积德”和“恒心”,成为家风家教鲜活生动的教材。
		宅主人石稳,生于清雍正八年(1730),卒于嘉庆十六年(1811),为家族脱贫振兴中的先行者和开拓者。
		石稳一家在清乾隆初年家境还比较贫寒,仅有村西的3孔土窑洞和7.6亩贫瘠薄田。石稳娶妻裴氏,生四子。他学识虽浅,但从小受传统家教的熏陶,对“正心、诚意”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学之道”,“立人、达人、爱人、凉人”的“忠恕之道”,以及“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朋友有信”的“恕矩之道”理解颇深,并以此对晚辈言传身教。
		石稳的四个儿子在其父的精心培养下,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和打拼,都先后在商海中崭露头角。
		大儿子石聚有,字禄存,品行端正,宽厚仁德。15岁到族中柜号中做学徒,三年出师,三年谢师,又三年做掌柜。

武工队长孙占英	王春生	 <div>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div>
		孙占英是清(源)太(原)平川著名的抗日武工队长,参加战斗数十次,曾荣获二等战斗英雄奖章。
		孙占英是河北任丘县人,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他结识了老红军、中共地下党员张长福,接受了革命思想,参加了任丘县游击队,工作积极,劳动、站岗、侦查等事争先去干。经过党组织的培养,他调到县大队。1938年入党后,成为120师的一名战士。1941年春,他参加了120师手枪队,到清太平川开展隐蔽工作,白天在粉坊帮忙做粉条,晚上出去参加游击活动,先后辗转于清源尧城、祁县孝义村、太原县东草寨粉坊,以做粉条为掩护,收集日伪情报,给工卫旅、特务团购买布匹、药品等物资。
		勇夺物资
		1943年是敌后抗战最困难的一年。日军集中兵力连续“扫荡”,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武工队和群众生活十分困难。当时孙占英调到太原县五区任代区长、武工队长,主要带队在太原县风峪沟活动,群众纷纷反映,我们这地方煤窑多、地少,煤运不出去又不能当饭吃,大家没粮没钱没衣穿,日子真难过。
		临近春节,老孙住在黄治村姜仁海家,积极分子王公昌说:“风峪八村人心向着抗日政府,平时做军鞋、抬担架、出粮款,大家没说不字,眼下快过年了,连红面饺子也吃不上,老孙您说该怎么办?”
		老孙看在眼里,急在心头,说:“必须先解决百姓和武工队的吃穿问题。”于是,召集村里的积极分子开会研究解决方案,按着大家的建议,经过实地的缜密侦查摸排,最终把冶峪陶瓷研究所(实际是日伪据点)作为拔除的目标。
		说干就干,老孙带领武工队员和村里的二十几个青壮年,晚上行动。他安排五名队员化装成日本宪兵,进了陶瓷研究所后,先俘虏了八个伪职员。住在南院的日本人松本来不及取枪,拿起战刀打灭蜡烛,与闯进门来
		忻州“跑驴”
		

开锅拉面	白松青	故乡的开锅拉面,氤氲着浓浓的乡愁情结。绵长、筋道、嚼头十足的开锅拉面,佐以油炸豆腐丝、炒鸡蛋丝、陈醋、香油、香菜、葱姜蒜、二味水、勾兑的汤料,浅浅的小碗,宽宽的汤水,细细的面条……挑一筷子溜溜吸进嘴里,单调困顿的郁闷,愁眉紧锁的情绪,顿时烟消云散。
		开锅拉面虽出自故乡,但乡民即使逢年过节也难得吃上一回。其一,家里小厨房火温不够,场地狭窄;其二,人手不足,绕面、拉面两个人以上最佳;其三,需要三尺长的大面盘,一般人家不置备扯面工具。只有红白喜事,尤其是白事,开锅拉面才成为桌上主餐、口中佳品。这种颇有仪式感的拉面,寓意深刻,主家期望丧礼办得圆满,子女今后生活如意通畅、条条顺顺。
		开锅拉面不仅是乡村人舌尖上的美味,还是一种婉转的隐讳表述。
		岁月静好的年代,村里老少爷们街口迎面遇上,免不了互相搭讪,随意聊天。如有不介意的年长者一本正经地对你说:记得去吃我的拉面,过了麦秋过不了大秋,起身呀……听此话,别傻傻地以为是客套话,老人家请你吃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拉面。他这是预告你他的寿命进入倒计时了,交代后事呢。悲凉的人生离别,原不过是一大碗“开锅拉面”。在智慧豁达的老者心中,生死死别宛如平常一碗饭。往往听者心中一惊,泛起阵阵悲凉,只得强装笑颜地说:“好我的老汉呢,你这种玩笑也敢开?”
		窘困的年代,平日少油没盐。小麦属于细粮,大家平时都舍不得吃。但如果家中有长者离世,都会省出几十斤小麦来,在老人的葬礼上让乡亲们吃一顿丰盛的开锅拉面,好帮着抬材、挖墓、抬遗骸。
		吃一顿开锅拉面,是有讲究的。适逢婚嫁嫁娶、生日满月,正日子的前三天,事主家的露天漕火已经砌好,长长的像一条渠漕,故名“漕火”。红红的炭火第三天才燃烧到极致,火苗飞窜,距离数丈远热烈直扑脸庞。餐前四五个小时,小厨房开始和面,完全手工,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活计,需要体力强、手劲足的四五个年轻厨师合力完成。几十斤面粉倒入一个大缸内,水温、配料都要拿捏到位。经验不足的厨师,有时要提前先和四五斤面试一试,看能否扯开条子。
		面和好,厨师已累得浑身冒汗,喝茶抽烟说笑休息半天,让和好的面充分发酵,面、水、盐、碱、矾比例适当,融为一体。中午时分,四方宾客陆续到齐后,总管大喊一声:安客!于是,迎客的、招客的、茶酒房的、端条盘的,全部上阵,十几桌客人按照辈分、身份就座。八个凉菜,烧酒壶先上,酒过三巡,飘着麦香、色香味俱佳的开锅拉面隆重入席,每桌一个人平均四两面粉,这是死套路。不等端盘的离开,年轻后生一筷子就把一碗面吸溜进肚里,人们吃面的速度永远吃不过拉面师傅,第一个端盘子的还没离开,第二个又小跑着来啦……
		只见六七个厨师,一人把玩一个面团,双手颠来颠去,如同击鼓传花,最后一把在面盘里开条,三尺多口径的大锅,一个边下锅,一个边出锅,滑滑的面条落入开水锅里,翻一个滚,如同浪里白条,一把面可捞出三十多碗,厨师们相互善意地取乐逗趣,浓浓的人间烟火味抚慰了在座的乡亲近邻,活着多好!如有村里德高望重的老者到不了现场,事主家的总管也会特意安排年轻人把热气腾腾的拉面送到家里,这一习俗延续至今。
		一碗开锅拉面曾演绎过一个母子情深的感人故事。山河破碎的年代,庄稼人安稳的日子受到侵扰。大伯父作为长子,应征参军,与日本鬼子拼杀。第一天还是种田郎,第二天就穿上军装为国出征。爷爷奶奶泪洒田间,日夜为儿子的安危担忧。巧的是,本家一位叔叔身亡,第二天出殡,午餐就是开锅拉面,但军令如山,新入职的大伯父随营开拔,开锅拉面当然吃不上。所有的亲朋好友人为大伯没能吃上开锅拉面扼腕叹惜,无不担忧大伯以后能否平安回来。第二天中午,奶奶让大师傅给捞了一砂锅拉面,打听到大伯父所在的队伍驻扎在离村三十多里的平定城,奶奶贴着一双小脚,端着一锅拉面,走走歇歇,穿山越岭,硬是步行三十里地,一路打问,找到部队驻扎的营区。到了队伍,太阳已快落山,沮丧的是,人家队伍上吃的也是开锅拉面。所幸,几年后大伯父平安归来,此生每忆起当年母亲送的那碗开锅拉面,总是泪流满面,心生温暖。
		还有为开锅拉面争尊严的。改革开放初期,城里有店铺开始经营开锅拉面,一角五分钱一碗。正是吃壮饭的年龄,记不清我到城里干什么,只记得饥肠辘辘,买了两碗开锅拉面,还没品尝出什么味道,就下肚了。但同桌的一位老者却不依不饶了。他把掌柜叫出来质问:开锅拉面的汤头里为什么不放香菜?你给我说出一个原因来。你这开锅拉面是从哪里学的?我活了这把年纪,还没吃过不放香菜的开锅拉面。店主笑脸相迎,连赔不是,要给退钱。老者断然拒绝,咬定这不是几毛钱的事,是坏了多年来的老规矩,老人气呼呼地抗议,不放香菜的开锅拉面就不能叫开锅拉面。店主知道遇到较真的人了,一个劲地解释,香菜刚用完,已经派人去买了。
		离开家乡,我也曾走南闯北,吃过不少地方的拉面,但和家乡的开锅拉面相比,口感差了许多。我想,可能是其他地方的火温,远远达不到家乡世界级优质无烟煤的热量 and 持久性。但另一原因,却是根植于血脉中的那种情结,那种无法言说的乡愁。
		晋之味